



傅立叶选集

第 二 卷

庞 龙 冀 甫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傅立叶选集 第二卷

商

13
33
04

馆

傅立叶选集

第二卷

傅立叶著

庞龙冀甫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北京

傅立叶选集

第二卷

庞龙 翼甫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 2017·32

1959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2月北京第3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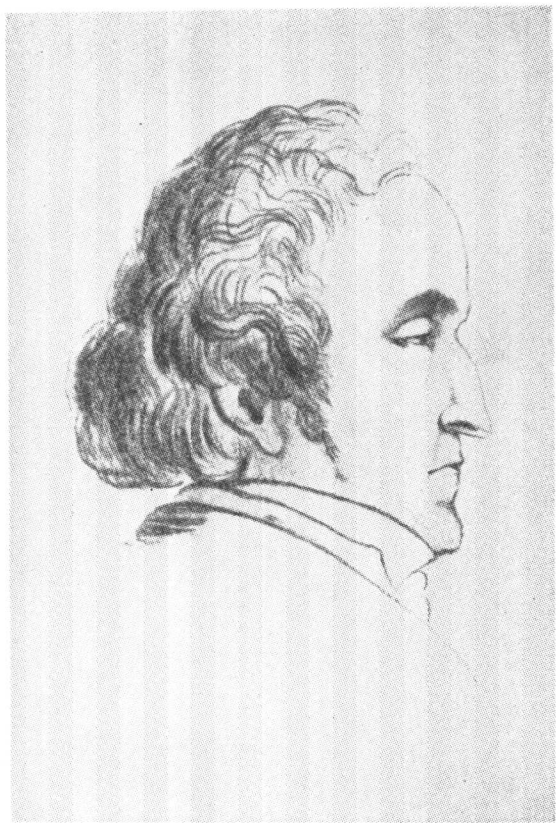
字数 203 千字

印张 7-10/16 插页 4

印数 6,701-7,700 册

定价(9)1.20元

(其中精装6,700册)



中年时代的沙利·傅立叶
美术家维龙繪

目 次

第 二 卷

文明制度批判

由非精确的科学的可笑方面所証明的理性的謬誤	3
政治	3
貧困	7
革命	9
文明制度的各个阶段	10
文明制度的上升的波动	12
第一阶段——童年时期	12
第二阶段——成長时期	19
文明制度的下降的波动	25
第三阶段或衰落时期	25
第四阶段或凋謝时期	39
道德	43
道德的起源	45
道德同宗教的关系	54
道德同政治的关系	62
关于非精确的科学的結論	67

未来的道路

关于社会变革的来临	81
关于保障制度——中間边緣或銜接边緣	87
第一章 对哲学家來說异乎寻常而壮丽的事件	87
第二章 十二种人权及其十二种集体的和个人的保障	94
第三章 关于物質方面的保障制度	106
第四章 关于特殊建筑方面視觉的保障制度	106
第五章 关于保障制度下的复杂所有制	106
第六章 关于在总规划下視觉的保障制度	109
第七章 关于听觉的保障制度	109

第八章 关于简单的特利巴,或家务协会	109
第九章 文明制度的人们的反保障精神	118
关于进步的谢利叶,或劳动小组的谢利叶	127
进步的家务,或由九个小組組成的特利巴	144
关于协调制度的壮丽	153
第二篇报导中所看到的事物秩序	153
科学和艺术的光辉	154
表演和游侠騎士团	157
从政治、物質和情欲方面所看到的协调制度的佳肴	161
协调制度的佳肴政策	161
协调制度佳肴的物質方面	165
协调制度佳肴情欲的結構	172
为征募軍隊所实行的恋爱政策	175
附 录	
注釋	188

文明制度批判



由非精確的科學的可笑方面 所證明的理性的謬誤^[334]

政 治

必須使某一類學者知道，如果他象政治科學的作者們所做的那樣，決定責備自己，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們說，“慎重些，莫輕信我們的理論：我們是危險的幻想家，文墨騙子。”雷納爾在致1789年立憲會議的懺悔書中也有近似的語句。他寫道，“請不要逐字逐句地接受我們關於社會制度所講的那些話吧；我深為一種思想所苦惱：我的著作曾助長了那不幸已籠罩全國的犯罪行為”。於是雷納爾就把文墨騙子的稱號加在他自己以及他的前輩和同輩身上，因為他把他們的知識都蒐集在一起。^[335]

當科學的創作者看到他們所提出的妙論付諸實施時，竟致使他們自己為之戰慄，這種科學該是多么荒謬啊！關於這些人不是可以說：

偉大的主啊，您怎么把整個世界

交給了這種魔鬼呢？

真正的魔鬼不就是這些哲學家嗎！他們居心險惡，為了自己著作的成功不惜使整個民族冒不幸的危險，他們向我們宣傳那些他們內心深感恐懼的教條，宣傳那些自己一旦良心發現就會放棄的教條！

然而，文明民族竟是这样忠厚，他們竟容忍這一切魔術家已有三千年之久，這些魔術家還在科學團體中占據着地位——竟牢固

到这种程度，以致極度的痛苦使这些民族以及个别人对騙子的一切諾言發生盲目的信仰，这些騙子的首脑應該就是政治家，特别是那些最会花样翻新和最阴險的，成为騙子能手的經濟学家。

政治学是一切科学中最容易达到完善的科学。这是一种使天才有充分發揮余地的唯一科学；这是唯一的一門科学，在这里沒有受过教育的天才，除了健康的理智外，不必有任何依据，就可以出类拔萃而有所發明。政治学的著作者只要对待雇佣劳动者和妇女具有正义的观念就行了。改善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便会达到第六社会时期（保障制度）；改善妇女的命运，便会逐渐达到第七社会时期（簡單小組）。因此，政治学沒有別的目的，不过是帮助我們摆脱文明制度，进至第六和第七时期的社会而已，而第六和第七时期社会則是介乎文明制度与普遍和諧制度之間的中間制度。至于講到協調制度的發現，那是屬於形而上学的領域，而不是屬於政治学的領域。

我曾經說過，政治学的作者們應該在对妇女和雇佣劳动者的态度上恢复正义感：他們关怀这两种人的命运，无形中就会肯定农业协会和恋爱自由，而农业协会和恋爱自由則是第六和第七社会时期的萌芽。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胆量足以补充智慧；如果文明制度产生了几位有胆量的政治家，各种偶然机会就可以突然造成时期的更替。下面就是例子：

由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决定了一个机会，使 1793 年的野蛮行为^[336]突然造成了二次革命，这次革命的駭人听闻，如同第一次革命的惊心动魄一样。全人类都接近自身的解放：如果国民公会在摧毁一切偏見之后，而不在最應該打破的唯一偏見——婚姻的偏見面前屈服的話，文明、野蛮和蒙昧制度就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消灭了文明制度，就会跨过第六时期而进入第七时期。这就是法国国

民公会由于畏缩不前而错过了的决定性的进程。对姑息办法曾采取极端敌视态度的公会怎么竟对象离婚这件事姑息让步呢？把践踏神圣变做自己游戏的人怎么会在婚姻习惯面前软化了昵？这是文明制度的最后堡垒：它坚守在这里，以便很快地重新改取攻势，恢复其一切领地；然而，要使它消灭，关键决定于什么呢？

有不少普通的方式，于无形中改善雇佣劳动者和妇女的命运，而不导致国家的政变，如消灭婚姻制度以及下面我将要谈到的其他事情；但是哲学家那种始终嫉妬妇女的快乐的害人思想，以及他们缺乏对雇佣劳动者的关怀，使我们错过了摆脱文明制度的两个主要出路，使社会科学停留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幼稚状态。

未来的后代人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已达到高峰的这个十八世纪，在完全次要的科学方面，即政治方面，却仍然是个侏儒。在近代人中间，如同在古代人中间一样，政治学从来没有为人民的幸福发明过任何东西。在雅典，如同在巴黎一样，包围着宫廷大门的赤贫现象，证明了你们的社会科学从来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方法和你们的规律是被自然所推翻的。你们由于铲除某些使野蛮制度更劣于你们的状态的恐怖现象，便自以为十全十美了。如同一个四岁的小孩，因为他把一个只有三岁的小孩掀倒地上，就以为自己是完全成年人了，你们是通过同根本没有任何科学的野蛮制度下的人们的科学相比较的办法来评定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在政治学方面，你们只善于向后看，并且自吹自擂，说什么你们逃避了邪恶，获得了一些善果。可是，在你们丑恶的文明制度之下，当贫穷、证券投机、破产、不诚实比过去随便什么时候都更猖獗的时候，试问你们又在哪里踏上了善良的道路呢？

我并不想举出他们的最后制度的成果，例如法国、那不勒斯、

爱尔兰、聖多明哥的大屠杀^[337]来責备政治学的作者們：当他們自己認識到这一点时，他們将会怎样更加惶惑不安呢？我是拿他們沒有資格治疗自己不懂得病源的疾病这点，来攻击他們的。他們既然不曉得主要之点，他們怎么会有根除社会混乱的希望呢？有的人归咎于他們的虛榮心和欲望的压力；有的人則举出人民的愚昧无知作为理由，另外又有人則归咎于成見等等；由此可見，政治学开始出現在人类面前，就如同寓言中那两个意見分歧的医生一样^[338]，病人只好做他們的牺牲品。这些作者只有一点，就是在确証社会結構基本上是有缺陷的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为它在一切方面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一些社会灾难，——永远折磨个人的貧困和折磨国家的革命。古代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向我們說明了这点，近代作家以很高超的注釋向我們重复了这一点，在讀完这些注釋時我們还只是留下一个信念：恶是存在的，而却没有一点关于病源和藥物的知識。例如，在那篇幽默小說中，从勒芒来的医生們对于多甫隆的神甫的腎臟結石病問題作了長久的科学論討之后，大家只有一点达到意見一致，即他的病是結石症，可是既沒有說明病源，也沒有开出藥方，而是用优美的拉丁語向他說，他的病是結石症，不过这点就是可怜虫也是很清楚地知道的^[339]。

难道說我們从政治学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嗎？——就是在孟德斯鳩^[340]、盧梭^[341]等一流人的著作中我們所發見的，也不是什么鋒利的机智，他們的机智不仅于事无补，在他們自己的眼中看来也是很危險的，当他們看到要付諸实际考驗时，他們就如同雷納尔一样，会赶快把它放弃的。

文明制度下两个无藥可医的毛病，郑重地宣告了自古以来政治科学的軟弱无力：这两个毛病就是折磨个人的貧困和折磨国家的革命。

貧 困

我們的社會契約在給予窮人以應有的和適合於他們教育的生
活資料，保障他們最主要的天賦人權——勞動權^[342]方面是多麼無
能啊！天賦人權這個名詞，我不是理解為一般公認的自由、平等名
稱下的空話。^[343]窮人並不企望過高，他們並不想同富人一樣，能以
富人的奴僕的飯菜來過活，這在窮人就感到十分滿意了：人民比
之要求於他們的還更通情達理些。當政治的變幻無常剝奪了他們
的工作，以致造成他們飢餓、受辱和絕望時，只要你們想出幫助他們
的辦法，他們就會同意服從、不平等和奴隸般的依附的，而那時他們
都似乎成了被政治所遺棄的人。政治究竟作了些什麼，來保證他們
擺脫命運的變幻無常的擺布——不是靠救濟，而只是要得到給予
他們賴以取得生活資料的普通工作呢？人民，甚至知識階層中，到
處都充滿了不幸的人，這些不幸的人要求職業是枉然的，雖然和他
們相類似的人們卻安然地過着悠閑而富裕的生活。為什麼當這些
不幸的人只是要求有從屬地位權，要求有為游手好閑者的快樂而
工作的權利時，政治學卻來嘲弄他們，偏要給他們以自主權呢？

你們不是對窮人說，在軍隊和星荒方面有空缺嗎？這就是那些
受兒女拖累的父親或那些比男子更有失業危險，而且工資低到除
賣淫外別無任何生存方法的婦女們的生活出路嗎？那些在青年時
代從事自由技藝的人難道說適合於過冰天雪地的兵營生活或拉犁
嗎？給與他們犁、背囊，使他們享受你們精心創造出來的那種使受
過教育的人感到比死還厭惡的慈善事業，——就等於送毒芹^[344]給
他們。如果說，在知識階層中間過了一輩子的人，還要同粗野平民混
在一起，難道這不就是等於把活人送進墳墓嗎？由於這樣一種救
濟就算是你們的社會契約優於自然的先見了嗎？為了比得上自然，

就應該至少給予我們象自然界給予蒙昧人和自由动物的那种东西——即他們所喜欢的而且一生所習慣的工作，与那些他們認為宜于相处的人协同从事的工作。請你們也給予文明人以工作吧，他們如果成了永久拥有工作的人，而且能够随时任意从事工作，便不会去依賴不公正的長官，不会同那些性情使他們討厭的人們相糾纏了。請你們使文明人与蒙昧人具有同等的机会吧，蒙昧人有同他們的酋長从事同样工作的权利，——从事漁猎的权利，任何东西也不能剝夺他們这种权利，而且漁猎的果实是供他們自己享用，而不是供什么主人享用的。最后，請你們用你們的全部科学为穷人制造出那自然界并不借助科学就为蒙昧人和野兽制造出来的同样多的东西吧。

請你們把貧穷工人家庭的命运同蒙昧人的命运作一比較吧，失业后受尽房东和債主逼迫的工人，历尽多少的煩惱之后流落为乞丐，于是把自己的潰瘍、自己的赤裸裸身体和餓得衰弱不堪的兒女展露在街头，使你們的城市响徹了悲慘的怨声。請你們把社会契約的这些牺牲者同蒙昧人作一比較吧，蒙昧人在自己的故乡享受自由和无憂无虑的生活，而且經過一次成功的猎捕之后常常是很富足的：他們并不象我們的雇佣劳动者那样担心什么时候自己的工作被剝夺。他們是不会受卑視和欺詐的，他們的心灵不曾被各种各样飽食終日无所事事的懶汉們所刺伤，而且在漁猎得手之后，他們便驕傲地享受那只有在他們部落內才能够得到的幸运；他們絕不受无礼長官的卑視和掠夺，——他們自己从事劳动事业，他們的力量使劳动事业变成了一种游戏。只有經過实际考驗的优良品質才能使一个人获得充当酋長的普通优越权，而且除了在战斗和劳动中担任最危險职位的优越权外，絕不享有其他优越权。如果蒙昧人有时遭受飢餓和命运的折磨，那末整个部落就会和他来

共同忍受这种飢餓和命运的折磨，有苦同受就減輕了共同的苦难；而且这种苦难还可以用希望来慰借，而这种希望却是我們的穷人所沒有的。如果部落对外进行战争，那是由于整个部落遭受了侮辱或損害，而不是由于他們从来不曾听說过的宮庭阴谋，也不是为了使那些利用人們的貧困而进行投机的包工头們發財致富。最后，部落还可以罢免他們所不滿意的酋長，而文明人如果对掠夺他們的人發出一点怨言，那他們就会被处死刑。

固然，在蒙昧制度之下妇女是很不幸的，單憑这点也就足够証明蒙昧制度并不是自然的要求。但是，如果仅就蒙昧制度的男子来設想，或是以那把妇女的不幸認為不算什么一回事的哲学家們的精神來說，那末，你看，蒙昧人的命运要胜过我們的穷人到什么程度啊！然而，文明制度下什么人能够以他自己或他的兒女不致淪于貧困的希望而自慰呢？在这革命十分盛行的时代，它对富人和达官貴人的威胁要比任何时候更来得厉害些。

革 命

如果政治学不能关怀被社会契約所扰乱的个人安宁，它还关怀到国家的繁荣嗎？現在我們仅就这点来对它提出責难：当人們以个人的不幸来譴責它时，它总是拿共同幸福的远景来掩飾，并且依据这个理由来寬恕其对个人的压制；但是在其抽象議論为个人帶來牺牲时，它是否会保証大众的幸福，是否会保障国家免于發生革命呢？不会，当然不会。革命会接踵而来，愈来愈高漲的，也会愈来愈看得清楚：革命是如何在遙远处醞釀着，在缺少任何可以逃避革命的办法的情况下，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証明政治学从来也不了解文明制度所能够遭遇到的改革。

革命郑重地宣告自然的疲倦和不能忍耐：它处于激动的状态，

为的是要摆脱文明与野蛮制度。政治科学本应该促进这种摆脱的实现，使社会制度逐渐提升到第六和第七时期；但是在文明制度所达成的有限的成就中，它并没有从政治科学方面取得任何帮助，——它是通过可怜的试验办法或由于巧合而机械地向前推进，从来没有从哲学方面得到过任何帮助。

为了证实这点，应该把文明制度的四个阶段仔细加以考察，而我们现在是处在其中的第三阶段。人们将会看到，对自然的努力绝不会有所帮助，对社会进步绝不会有所促进的政治科学和道德科学，却往往在传播那些阻挠文明进程的偏见。

现在我就来从事将据以得出种种结论的分析。

注：下面所要叙述的情景，并不是对于构成文明制度机器的发条的分析，而只是对于文明制度在其各种不同年龄内所表现的种种政治形态的分析。

文明制度的各个阶段

与任何其他社会一样，文明制度可以顺序地表现为四种基本形态——这就是说，文明制度运动的进程计分为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特具的一定政治秩序的统治和突出的特点。

四个阶段构成两个波动：上升的波动和下降的波动。

上升的波动

第一个阶段 童年时期

特征^[345]：一夫一妻制，或独占婚姻制。

萌芽：{纳妾制}联邦式的家长制。

第二个阶段 成长时期

特征：劳动者的解放。

萌芽：封建主义。

下降的波动

第三个阶段 衰落时期

特征: {无限制的自由}商业政治。

萌芽: {变相的殖民地}航海术。

第四个阶段 凋谢时期

特征: 商业的封建主义。

萌芽: 独占性的团体^[140]。

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文明制度现处在第三阶段,即衰落时期,因为它完全醉心于商业精神,这种商业精神一天一天弥漫于整个政治体系中。

说文明制度是处于衰落的时期,并不就是说它在科学和艺术方面退化了,或者说它距离第六时期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它错过了那个介于第二和第三时期之间的主要出路,于是从进入第三阶段起,就淪于衰落的状态了。

上升波动的两个阶段是向着个性解放的方向移动的。

下降波动的两个阶段是向经济被奴役的方向移动的。

除第四阶段外,我准备把关于每个阶段的某些详细情节加以叙述。第四阶段只不过刚刚要诞生,所以我仅为具有求知欲的人们作出了关于这个阶段的推测;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关于其萌芽或关于其全部特征,我都未曾加以说明。此外,我不想使人发生任何可以从得出有利于文明制度变形的概念,因为我的目的是力求消灭它,而不是纠正它。

在以后的详细说明中,我是打算提供一种概念,来说明哲学怎样在运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它从来没有参与文明制度的改进,而却硬把文明制度进步这点平凡的光荣写在它自己的账上。